漢陰集

商

表

敎書

不允批答

疏箚 上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三

表 敎書

謝 皇恩表

借重求全惟仰曲庇之澤懲前毖後特降敦諭之辭諄諄過私懍懍罙切伏念臣叨纘基緒荐更艱危荷九伐之餘威奠疆雖復奈一旅之綿力寇謀益深閫振襄之未遑忘顰戚之為瀆請出戊己之校章籍寵靈賴先庚田 之圖但憑聲勢詎意芝綸之誥或俯飭桑土之綢繆積穀繕兵丁寧備禦之

策循名責實審勿經理之猷斯乃推心於腹中豈但提耳而面命伏遇明見萬里愛欲再生憐臣疾痛而垂仁諒臣識劣而加誨敢不噬臍知悔銘骨銜恩守藩有辜縱報施之難盡補牢非晚願承訓而自强

教王世子權攝國事書

予將曷歸值此兵戈之會亂靡有定畀爾軍國之權幸因付託之得人冀收祖宗之遺業顧予望之良厚念爾責之亦弘多慚寡躬叨襲丕緒勤勞兩

紀澤不逮於保民疢疹半生力已倦於履政欲授一朝之負荷久察諸子之賢明計實定於前時儀未及於舊禮屬茲島夷之侵突適承邦運之迍邅民皆棄予誰救綴旒之勢天或祚宋必資裕蠱之良斯稱冊封竟當倉卒重下監撫之命半繫中外之心不料被兵之深終迷稅駕之所二百年傳祚寧丁寡德覆亡時數千里封疆殆無一步乾淨地七廟纏丘壑之痛三宮罹播越之艱縱欲赴控於大邦何忍輕棄其故土蹙迫靡騁方隅而已窮

間關有行望宗社之或保鸞駕遙陽於彼此驛馬
難上其便宜玆命云云官爵無及於私昵賞罰要
出於公正謳歌爭起咸思拭目而改觀仁孝夙彰
孰不延頸而效死為邦易基於多難行德必遠於
置郵絶塞孤城知我懷之愈若深山窮谷聽爾音
而辛艱宜目思漢之機光啓昌唐之運但雪薪膽
之深羞何憂寢膳之久違禁存奉迎庶勉盡於達
孝事係成敗毋過執於撝謙況當厭亂之機已轉
擒賊之歲天兵協肅殺之氣義旅奮旨果毅之忠衆

勝天而定勝人物極當逕直為壯而曲為老惡積
必誅想築鯨鯢之屍恢洒山河之辱周宣紹文武
之業尚須賢臣夏康興禹啓之家應有陰隲慶苟
獲觀切當誰居洛陽之園陵有神河北之父老無
遂誰相念於霜露頻終副於雲霓於戲鑾輿整舊
觀之威儀乾坤再造震宮開少海之祥瑞父子重
歡

左相盧守慎不允　批答

安危係乎宣翼固協倚疇之懷老成重乎典刑宜

審進退之道斯期耆德之降詐仍徵疾以休惟卿
體資堅貞機蘊淵靜遊神經奧千言琟琢文章寬
迹海隅一節砥礪夷險望實則蔚群材之表禮貌
則傾舊朝之英登延遲服蓍蔡之先見取式爭
早瞻松栢之後彫顧予寡昧之纘紡賴茲弼諧而
圖理益喬岳收遠利之及物無煩程簿之勞而巨
柱截橫流而示防幾多鎮俗之效桒揄景迫覺倦
情之久徵槐鼎時艱知國憂之漸積屢伸引退之
告殊乖協贊之心何庸執謙而畏盈必欲遜榮而

求免刱當中外之多故寧容壽俊之丐閑禍宂沓臻變和惟待賢輔疆場將聳綢繆實資遠猷庶須股肱以成誰托腹心之寄方交修胥悅之不暇敢高蹈遠去之是求渺若失舟而涉川臨歧疇濟特使載輿而上殿視故足徵雖氣力稍慭於造朝而精神不爽於論道群情屬元老庶見神明之扶持六日赴朝堂倚幾步趨之萎訿勉體諭言之已周毋貽予心之重困

疏劄

辭起復疏 甲午十月

草土臣李德馨誠惶誠恐稽首泣血謹 上言于
正倫立極盛德洪列主上殿下伏以臣積釁累
惡遭罹凶禍皇皇望望苟存喘息唯恐朝
之事不意本月初五日祗承 召旨伏聞
前此 命至痛塡胷 愈荒亂攀
呼隕絕未達情曲葬全徹命得畢成壙而不忠不
孝之罪又重嬰疾病發熱瀕死氣脉如縷續於本
月二十四日恭蒙 宣旨促召臣病勢甚緊視聽

俱失及承 嚴命瞿然驚感北向雲天長號一聲
便氣盡眩仆歷過旬日病益沉痼危悃抑塞欲訴
未能臣之病遂稽慢至此而尤極矣窃念人子至
情人皆固有而若臣之事勢則尤異於別人臣家
中無兄弟服內無姓親单獨一身艱難長成舐犢
之愛維疾之憂致母劬勞鍾情偏深逮臣繫官一
朝分離異處或累月不見則母輒戀臣成疾者數
矣自亂離分播之後羸憊頓至宿恙頻急而臣奔
忙 國憂未遑將視吾母之年齡不至太深猶冀

他日得閑便而步酬烏鳥之私孰謂罪罰之酷遽
爾隕命蒼黃中路又失面訣病不及救藥歛不及
憑哭而抱死生無涯之痛哉臣母在世纔免稱夭
而旣不能致養以失短日此恨終天無以自贖唯
是朝夕几筵爲期而禫若駟之過隙而屈指前頭
日數只隔六七月耳若於此又將棄情而毁常制
則長逝者魂魄也一去而不可追者日月也割斷
心腸銜恤而入地矣聖人以爲子生三年然後始
免於父母之懷緣人情節天理而特謹於通喪也

亂之世丁憂起復雖出於不得已而固有議者然
此則或急於金革之事而不免墨衰以從耳今
國家雖曰寇在門庭臣非摠戎荷戈宣力於行陣
者之比不過隨旅進退備員於會議之末席而已
何急於一衰麻之人而抑情壞禮强為不可為之
事哉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誠以
稱情立文為創痛之極者莫此為嚴而難可以分
事奪也臣弱冠登仕蒙卄八陞寧列十年　經幄景涂
殊遲臣毋亦曾繫及　恩榮徃在庚寅臣毋任

峽中而病自　上軫念其寒特賜毛褥俾臣歸遺

臣母每語此而感泣曰汝以衰門晩生受　恩如

許　國有虞事則吾不知死所及臣避亂而隨

車駕泣為永別仍痼疾患沉綿數年竟至棄背倘

死者有知今日　命下亦無泣於泉壤矣此情此

痛曷其有極臣病纏臟腑人事昏昧精神脫落已

為能屈伸呼吸之屍不能遄赴　嚴召又不能備

達所懷伏乞　聖慈憐察至情亟　寢成命終遂

微願則臣得少延頹生幽明懷感而受　賜大矣

無任痛割焦煎惶懼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吏曹判書疏 十一月

伏以臣罪重病痼不能遄赴 嚴召痛迫憂悶席
藁待誅唯念未死無狀累蒙 宣旨揆分惶感益
難自措狗馬之疾如獲少愈便擬扶曳入都下畢
達危悃以就死所不意伏見邸報有新除 誤恩
又出於千萬意慮之外長號發狂隕絕不起折占
人居親喪而或急於復讐御敵黽勉墨衰以赴國
家之急者間有之此則誠出於不得已而事勢猶

有可諉禮所謂金革則無避者是已不及乎此類
而毁棄常制割情徇利外事是從則公議雖嚴難
免於薄親之譏況職尊望峻長于銓衡極一時淸
要之選非罪人叨據之所强奪通喪終無所裨上
孤一簡命下抱至寃爲後世嗤笑之資將焉用之
臣咎惡山積貽禍慈母入土未久遽令從權天地
茫昧哀情逼塞不能以言語盡露眞狀伹恐一朝
之頃嚌恤滅性忠孝俱失而目不瞑於地下豈期
禍孼未艾突榮沓臻苟延頑喘致累朝政又如此

之極耶今門庭有寇時事危急恩義輕重固有相
棄臣雖愚騃亦粗聞委質之義苟臣出而有裨益
於萬一則攫死　國事志願畢矣當不避艱險誓
竭心力赴湯蹈火唯上所令即臣則不然病纏心
肝精喪魂奪其於驅策需用固無其實而▆▆責以
職任者又爲虛授地非稱塞寧忍冒昧壞私情辱
名器一舉而害大無益而速戾必矣不此之商量
而迫令衰麻半生之人晏然入政廳參酌時論進
退人物是豈聾瞽而與聲色之觀夫安有是理臣德

臥經旬中氣澌盡每朝晡几筵亦委諸奴僕之手而瞻望墓丘輒滂流聲放自盡之情人所固有而顧惟矜憐孤獨似最於世間臣於此時非敢忘國家之憂而經情自遂惟私之爲亂痛在心自不覺至此蓋知令伯之形單影隻詩人之歎終鮮兄弟良有以也臣視息僅存罪積稽慢迫蹙惶惴不知所裁惟望 聖慈曲加憐察亟收新下 謬命保全公私則微頤獲遂而終免於寃死幽明之間感泣洪造結草隕首庶圖報效臣無任泣血祈懇

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吏曹判書劄

伏以臣天地間罪人耳惡積禍延遘閔終天墳土未乾忍割至痛而疾病深痼精力頓喪累承 嚴召不克以時趍詣不孝慢 命惟合一死誠無顔面自立於人類矣竭情呼籲 聖批愈峻血泣驚懼不知所出委棄几筵勉疾行邁盡程累日始及脩門呻痛轉劇拜 恩稽晩引告不敢含嘿亦難玆不免瀆冒 天威更申危悃罪益大矣情益迫

矣窮急用人至難知人尤不易而危亂之時則不可以一槩論也吳起有殺妻之行魏文侯禮以上賓遂強其國此則以才略為急也陳平被盜嫂受金之毁而魏無知進之漢王乃謂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此則以謀計為重也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人才行少能兼備此則蓋短於才而廉潔則可取也許靖無實而獲虛譽法正以為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勸昭烈禮而用之以慰遠近此則或徇時望救

合人心也材進而鄰敵畏計行而事功遂擧之合
適其當而無枉才之患則棄人少而民自服其為
道固多端矣況當國家蕩敗之後喪亂無前人物
眇然於此圖惟共濟須得超衆之見秉持衡鑑簡
拔一世人材能盡其器用又必如孔明之於西蜀
然後群志競勸而國事理矣臣駑緩愚蔽素乏寸
長雖欲自勉極知不近加以苦塊縷命濱死苟存
精神昏脫聞見阻礙弗量匪據叨受 宣麻何以
上副 恩命而為彌塞之地哉抑六卿之中大宰

爲長職掌邦治無統百官惟公無所係累干請皆絶唯明智足致察虛僞眞衒唯直自信所見不撓浮議唯誠赤心待人求利國家臣而忝膺重寄顧能一於是乎若無所需之實而虛授以不堪之任則壞經制溷公器終爲僨事辱國之歸匪徒無益致損而貽害不旣甚乎臣病久傷敗心熱如火脘悸靡定脚氣拘攣行步艱頓委 命經旬猶逭誅譴悶蹙徊徨無地自處冒達情懇冀蒙 矜恕伏乞 聖慈曲加 體諒亟 鐫新授職名俾得

安心調病少延頃生隨分竭力於一事務之末則鞠躬盡瘁不避顚仆銘感圖報庶畢其志願矣不勝祈號殞絶之至取進止

乞遞吏曹判書劄 乙未二月

伏以臣本一無狀罪人謬蒙拔擢抑情從政不獲固辭憂惶成疾癃廢職事悶嘿請告反承 嚴教天高地厚自處益難痛迫心膓蹙蹙遑遑敢冒嚴宸呼籲危悃伏願 聖慈少加憐察臣積罪貽禍又遭不幸旣乖常經無所禪禘每出入類若無

所容豈忍於此强令叨據要地重為清朝之羞辱乎夫銓衡之長專管用人當此危難所關尤重其必專一心者廣加詢訪以備進退然後臨庶政施其權度而無誤擧之患且軍中之事統理行伍自非刻心費慮提撕整頓則難望其有濟二者固不可兼且為也雖使才器勝人者在平時當之猶懼其不堪臣以駑劣之資罹荼毒之苦衰癸之中乃敢抗顏勉作欲為之兼察自速顛仆而已終何益於國哉臣近日或進都監董率即傺料理煩瑣不

職他及而李曺又請入政廳意緒荒亂聞見阻碍
一官之闕茫然思塞窘態難狀如是忝竊職名其
不為笑囮乎上年臣待罪兵曹句管都監之事兵
曹與都監乃是一體掌兵之地通融察理頗無所
妨而顧臣智慮短淺規為疏拙每以不及周旋為
悶况於今日衰病已深而混責以政柄軍務之重
職隆事殷兩不相近心勞念分左右牽掣必卒無
所成從前控免一任者誠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也
隙駟流邁春露漸濡情私所發自不能制病痼心

肝屋敗日劇精魂如喪筋力不支自奉　明旨殞越維谷罪大勢迫不知死所仰惟　天地父母曲爲　體諒或俯問大臣亟賜裁處以全公私不勝祈懇冞　進止

乞免新授兼　經筵劄

伏以臣衰麻在身情痛塞胸冒䏻　謬命迫蹙求死至今竊據銓地誠非始慮所及恤恤皇皇負罪難容每一念及心摧淚迸人事茫昧恍然若病狂之爲須蒙　温諭不敢冒昧以私悃塵瀆而顧臣

罔極之懷無晷刻小寬私自哽咽擧顔無地不意
前政又承焉　經筵之　命驚惶震惕罔知其故
臣纔命苟存不暇及外事而近因　嚴敎敦迫强
委重任訓鍊都監句當些少而精力耗敗本曹之
務則瘝曠不治全推僚席已數月矣從前控免一
任實在諒恕本職猶尙如此又加兼責以他不近
之任耶竊念侍講之官非奔走效力之比硏思積
誠啓沃　聖聰地淸而望峻自非安定心慮紬繹
文學則頰舌應對且不如人安敢一日冒居乎見

今 聖明銳意董懨之治頻御 經筵求聞至論
臣乃於此時虛帶職名羞辱 朝廷旅進入侍亦
有拘礙妨公害私莫此為甚 宣麻已下決不可
叨受退伏煎悶惟待 誅譴伏乞 聖慈曲加
體念亟遆新授兼職使得盡瘁於一事務之末不
勝幸甚取 進止
傳曰經筵非他任之比入侍頗見景好不可辭也

第二劄

伏以臣將不可冒兼 經筵事情祈懇遆免未蒙

俞允痛悶惶駭益難自措竊恐 睿鑑於此或
未加體諒而臣之難忝此任實迫於事勢之不得
已敢又泣血呼籲伏願 聖明憐察臣以負罪餘
喘抑情從政玷辱名器傷毁喪紀摧心靦顔不獲
死所入則攀呼几筵恍然隕絶出則對人慼慼情
悃逼塞曠廢官事而虛帶銓曹職名徒積罪戾日
掐嗌點止此一事已爲十分狼狽不意新授之
命又降於千萬意慮之外非但臣於衰麻悲哭之
中撫躬震惕允在瞻聆必增指斥豈可不諒至痛

而強為之迫就予臣之私情不可盡陳惟以目前之難處者言之訓鍊都監句當煩擾若不董率郎僚逐日坐堂則軍中百事未免弛緩近日頻數有政而多不得往參者蓋以此也如或承 命而卒然入政廳則心志荒亂商量不預揣摩政案不成模樣今有 經筵廳下吏以入侍當次來告欲擬廢都監事務循例入講則顛錯苟且不特如吏曹之政廳而已念慮不專不一窺文義而號為 經筵廳堂上挾冊出入殿門夫豈有是例哉況衰眼

戚容隨旅進見日近 耿光誠非事理之宜當而罪人之所安心者目今宰列不啻舊亦多豈無他人而偏委罪人以不近職任耶頃者臣旣以特進官 啓下苟有所懷欲爲陳達者則不患無入侍之便何必待無帶 經筵官然後乃可頻被引接武久棄 宣麻違日稽謝憂煎迫蹙只俟 嚴譴仰惟 天地父母矜諒情勢遠賜裁處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第三劄

伏以臣於新授兼職決難冒就迫蹙狼狽再瀆
宸嚴而批章之下不準所辭至痛至悶無以自釋
號天叩地狂走不得復犯萬死罄竭危悃唯冀
聖明矜情恕罪臣以奉死罪人遭際不幸非金革
之事而變服從政竊匪據之地而重辱誤 恩自
見除目震悸靡定達夜終晷漸發心疾若有毫分
可以勉受則何敢棄 命稽慢自陷誅戮至此而
不知止乎夫委置 宣麻違禮越分人臣莫大之
罪今乃坐而為是 譴罰是甘其情固戚矣而念

君之使臣當通其情義使之各安其所而無有不
敢盡之歎況起復之人異乎平時其不可強為者
亦宜叅賜裁處曲從其欲以濟公私矣誠不可抑而
命之唯其令之從而不量可否有若束縛馳驟為
也且人之制事唯在一心方寸若亂百為無資今
臣五內如喪不能晷刻自寧而欲黽勉於官事前
送後蹇左顛右倒只待一朝澌盡乃已豈忍於此
又疊授以不堪不近之任耶臣心慮焦煎隕眩成
病出謝一節過日為障都監諸務亦失趂時出察

席藁私室唯俟斧鉞之至伏乞 聖慈亟加 體
憐亟命遆改以遂至願惶怖窮阨不知所裁取
進止

傳曰遆差

乞遆兵曹判書劄 丙申

伏以臣積釁餘生蒙 恩再造狗馬病重不任驅
策抗章控辭只俟 嚴譴伏承 溫諭懇至又令
劑送藥物臣之獲戾曠官已近兩月逋慢 君命
罪在不赦曲紆 聖念過軫慈愛斥罰不加眷顧

愈隆臣誠何人當此異數感刻流滂不知所達臣
本愚劣駑緩以才以器一無可觀謬蒙 聖朝陶
甄奬拔弱年驟陞叨據重任沐浴殊渥無有臣比
福過災生理所固然遭罹凶禍僅延頑喘孽厄益
重被汚玄口此由小器易滿涯分踰溢自速顛覆
死亦何尤加之積傷為祟賤疾連發至痛內鑠中
氣虛損暴下頻數血瀉未已精神昏迷筋力澌乏
臣常自語曰物極其量則損敗立至況乎如羸憊
之淺精蘗之弱不計而受重寄焉獲過情之名貪

不貲之寵則不爲造物之深忌而神鬼之所共議者鮮矣固災禍之自外至者無非入所自召而濫恩誤寵日加於身以重其非議則是猶抱水而注將傾之危其害不旣甚乎臣前後不量材力饕取寵祿務招災孼幾陷不測倘微 聖鑑拯濟而曲全之則豈保有今日哉臣罪日深 聖眷無替乃今非常之恩又及自訟之時驚悚震惕益靡所措念惟昆虫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生成之澤一息尚存何敢自惜第臣自奮情以來唯知感激知過

不揆事勢任其戇愚貽誤國事得罪倫紀名器久
玷過咎山積人非鬼責在今交劇勢將如火如水
必底於焚溺亾滅而後已則至此而 聖明雖欲
救活其可得乎臣情悶與事勢相刺節節愈劇蹙
蹙難行雖已下燭其一二矣勉之以不可仍冒之
地施之以不敢承當之恩匪榮伊災坐見顛躓夫
既試矣又寵命之以益其狼狽臣實自悶之不暇
而怨為 聖明累也臣欝抑焦煎如狂如醉心熱
極熾無以自處倘蒙 聖慈憐情察勢亟解臣機

務之重預爲保全徵命之地則他日赴湯蹈火無
非臣死所而設令臣之亡母有靈亦必感泣於泉
下而圖結草之報矣臣不勝感激懇迫之至取
進止
答曰觀前後辭章非不知其誠懇第無可遂之義
而予實惜其卿一擧足而區區粗成之事望風尼
解誰復收拾司馬之長斷未可遽豈爲卿而已哉
况今本曹亞卿將副體察於嶺南此豈卿不顧國
事惟徇私情至於固滯連章不已之時乎卿宜放

心體奉前旨速出就職以察機務

辭新授右議政疏 戊戌

前行吏曹判書臣李德馨云云伏以臣近緣積傷深重抱疾䑕仆不克察接伴之任有日矣季月二十二日有卜相之 命而 謬恩及臣臣自見除目以來且驚且惶且悶且懼跼蹐惝怳久益靡定竊念臣弱年筮仕驟致崇班叨沐 盛渥寸無裨補自顧平生為一介不韋人涯分踰濫必速顚覆豈料今日忝辱大拜虧損 國體增益灾咎若是

其狼狽哉不但臣心内悸不寧凡在聞問莫不爲
臣憂其必衆情同駭公議終不舍矣竄伏以待尙
亦有聞耶承 嚴教以經理接應方急者臣遠出
位臣於是危徑惶恐隕越不知所處夫人主之職
莫大於論相相臣之進退賢否而國家之安危係
焉雖泰平之時其疇咨登庸極其難愼苟不得人
不必備員誠以庶民具瞻百責所萃器小則用不
周德薄則人不服與其輕擧虐授而致後悔莫如
姑闕之爲愈耳歷代不暇論觀乎 祖宗朝已事

亦可驗矣況今喪亂已亟 國勢日危旁求俊才
猶患難救顧乃不計其人器不問其年德循資例
擧若塡補庶官其竟見僨敗也決矣臣受 恩深
厚誠不惜一死唯為 國事竊自痛悶臣氣質才
力素不如人當繁而不耐臨急而不辨其局於稟
受者固淺小矣少進名途培養全之遭罹憂患勉
起視事精神耗瘁計慮昏塞且於吏事與章疕不
甚諳鍊或撥之煩務貿之大議則茫昧而失酬荅
無論其他即目前所需已難攄於震撼擊撞之地

矣以此而責之扶顚以此而責之救時以此而責
之經邦國天下有是事乎天下有是事乎古之時
人才興起而夙成者多矣猶且四十彊仕至漢擧
孝廉也亦以此爲限必如顔淵子奇不拘年齒盖
年彊然後經歷多經歷多然後遇事不窘旣無其
德年又不逮則使之服官政而名器已羞矣一朝
廷已輕矣矧可以相職爲　命如備官乎哉今臣
年僅三十有八而環顧于身無一狀過人者先著
年耆宰而超進匪據人之視之必歎然臣亦何心

能強顔於百僚之上而自安乎臣一膺 謬除而
相職不尊重相不尊重而朝著紀綱無所維繫則
其貽損於堂陛者夫豈少哉倘 聖念體諒于此
則亦必爲之瞿然而臣之危悃可以畢矣艱虞溢
目未知攸濟歇後作相時事可知伏望 天地父
母曲憐臣之至情其異乎例讓亟 改新授職名
曲全始終則他日赴湯蹈火皆臣效死報 恩之
地矣臣無任惶悶懇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遞左議政劄 己亥三月

伏以臣於 國事方急之時調病曠職已經累日事勢相掣自處益難周章惶悶不知所出即聞經理衙門著臣往東道督粮而朝廷準其言此則臣之前劉所謂軍門欲遣黎通判臣知事者近日各衙門因劉將搆陷便謂臣厭薄天兵欲令撤回不肯供給軍門經理前多以是爲訴者而上司信其說終有此擧日後留兵三萬若終減不得而使臣辦粮則其責不特止於臣之一身而已頃日麻提督謂通事朴大根曰劉某甚奸以不測之言搆陷

李某於部院衙門部院頗信之李某其知乎俆須
往說與李某知之使為周旋初一日關王廟焚香
約誓時西路將官多有爭功說話於軍門經理座
間提起臣名詬罵頗甚以此推之麻提督所謂不
測之說亦知指何事而其輾轉益深譖肆侵詡之
說則似無所不至矣目今經理既令督糧固當速
赴衙門以聽分付而各衙門被讒說所撓既視臣
為厭薄天兵則其於呈懇小留兵也臣不宜在其
間且臣雖無狀本職係 國家輕重利害若不量

而仍據則每商議 國事彼必曰某也為議政其
論如此必使激惱不從所言其為害崇㐌大豈特
一時不遜之言犯觸於君上而已臣反覆思之奔
走某任當盡其筋力至於本職則不可依舊叨冒
以重悔㐌也決矣此間曲折廟堂豈盡知哉臣積
年勞傷中氣多敗昏倦煩悶日以益甚 國憂方
急未敢言病受 命之處便是死所第以本職之
難冒據如上所陳伏乞 聖慈憐悶事情亟賜遆
免以終曲全之恩臣不勝惶悶懇迫之至取 進

上

乞遞都監提調劄 庚子二月

伏以臣積傷成病輾轉深痼呻吟昇伏已逾半年
伏蒙 聖慈眷念特賜藥物感泣嗚咽不知所裁
頑疾稍減而脚氣彌甚稽恩曠謝罪積逋慢不意
謬命著臣重管訓鍊都監 溫諭又降丁寧敦
勉益增惶悚即欲扶曳趍謝備達情悃疾作無常
僅卧數日今始來詣分義都喪無所逃死竊念錬
兵一事職在本兵岐為別局特出於一事而其任

則宜屬之該曹都監凡百料理臣久未與聞而人之語及者或稱軍額銷鑠器械蕩然粮餉竭之郞吏把哨之日爲事者只爲充塞責而已糜伍殘兵怨苦水深皆言都監當早罷其間雖有慷慨力於官事者亦從奈何以此景象畢竟自頹而難更振矣今欲小加整頓必須一番費力董率郞廳逐日規檢然後庶有望耳臣病根未殄冷濕纏身運臂行脚麻痺重腿或流注引痛良久就暖調攝乃得小歇者待日暄計試針浴思都監之事勢量臣之

氣力恐孤 嚴教闕迫罔措伏乞 聖明曲諒衷
懇亟遞都監提調改授他人公私幸甚臣無任惶
恐屏營之至取 進止

請令廟堂量處留兵便宜劄八月

伏以臣病痼于身頑痰冷濕秋過復緊久未從備
邊諸寧之後伏聞中朝統撤戍兵諸將啓行今之
為百姓所苦者莫甚於天兵而天兵一朝捲回其
小快於眼前則有矣日後元氣索然異症橫發則
未知 國家將何以善處耶倭賊一退南邊蕩然

而連歲無竊發之警者只是籍天兵聲勢耳今者無他計而盡撤賊之生心侵軼在朝夕矣既無備禦之方又乏權變之謀婾婀姑息苟度時月兵單而益蹙糧匱而益竭若此而終稅駕於何地也竊念對馬島密邇釜山為水路咽喉其距五島日岐島平戶薩摩等處亦不如釜山之近則馬島之於我為害迫矣彼緣地瘠生薄素資于關市則一日未嘗忘本國豈其邈然而無意於我乎高麗之季倭患歷歲不絶恭讓朝朴葳嘗往討本島本朝

獻廟亦遣將往征其後許其納款賜圖書定船數
羈縻往来邊境寧謐赤子得休養生息於聖澤之
中今過二百年先王之為民而馭此夷者計固至
矣曩在戊戌冬臣跟隨天將在順天聞賊兵退去
意　國家於對馬島終難絶矣但壬辰兵起本島
為嚮導必我天兵盛集聲罪示威然後庶有所徵
徵而縻之則得於處事之權矣用是冒進所懷仍
具揭於天將會黃慎亦為此陳疏而廷議不同務
在持重遂致差失事機良可歎也數年以來朝家

規畫尚無定計紛紛漫漫消費光陰言及防備俱曰無可為矣精神不强肢體日觧折衝禦侮未聞其責至於欲說計而緩禍者即云時議方以此為非難可行噫安危存亡機關至大不早决處坐待噬臍儻邊上有警而內地瓦解則此時始定論議而能捍禦乎賊酋既死舉兵再來非臣淺慮所及若馬島之倭擇駕數十舡出沒覘我則必以乞和之得不得而决矣此乃近睫之大迫膚之災其可忽乎今若國亡而此事不可行則已矣儻機過而始

講或既動而後我乃欲行計則操縱伸縮益出乎
彼賊而羞悔甚矣亟宜決定主意以為方便且如
為之當開奏 天朝奉旨乃行詳陳此賊形勢及
先王為民開市天將遣使退賊近日賊之累遣使
乞和曲折一一明白敷奏 天朝仍請留一枝水
兵圖完此事使許和之令出於天將或責刷還被
擄人自效其誠量定約條以中其心則南邊之事
庶有歸宿且遣使退賊雖天將所諱而許款緩兵
之舉實其外為大言而內深欲者善辭而達之

天朝天朝亦必以此計為不得已豈不為區處乎
臣又聞遼左地方妖賊竊起至於撕殺官兵還鎮
待變不待偵探其勢已可知矣木折則諸虫生入
病則百疾發茲者民怨日極兵備蕩然國有大恤
征繇稠疊則厄會之來誠有不可知者合永之前
未及勦滅橫潰之患出於不意則雖有智者亦難
猝為我國謀矣近觀天將處事亦多可疑以奴倭
為正成以要時羅為大將賺奏 天聽告廟獻俘
則邊上實情之得達於 朝廷安可必乎彼將官

雖諱之不言本國既有聞則轉奏固無嫌焉今當
以西路之流聞而騷動者為辭曰小賊猖狂嘯聚
於山谷間當即銷滅矣芽禍生所忽預備無患小
邦八年兵火之餘蕭然無禦敵之力而平安一路
接連遼左地界形險多可據儻此賊迫於 天威
跳入本國竊據山谿潛通虜酋相煽而起則久逋
天誅為禍深矣今善後官兵蒙 旨既撤乞以此
兵留鎮義州定州等處以備不虞或乘時挾擊允
為萬全而小邦亦資賴以圖效云則 天朝亦不

以爲非無事則先撤有變則姑過冬而撤豈非章
予深恐天兵一撤則此等事欲講而無所及矣請
令廟堂欲爲酌量毋貽後悔不勝幸甚臣病久神
昏辭不盡意無任憂悶懇悃之至取　進止

又

伏以臣連日病不得趍　召廟堂定筭莫之與聞
猶念　國事至急苟有所懷義當自盡茲敢瀆陳
瞽說以備採擇伏見賊退之後未聞有善後之事
而多留累萬兵勞擾困民人情厭苦且　中朝大

官留城中一年本國無一人繾綣通情意者將卒之慣聽見者只是愚氓厭苦之辭色耳於是不善其辭命使彼節節致疑而文報於內庭各衙門其致有未安之語而統撤戍兵者固也得此之後又未能決定國家大計痛快商略於在此諸大官初欲請千兵留守旋答以不敢而到今又欲尋前說而陳奏彼諸大官其以國議何如耶發給月粮中朝既以為難矣而本國萬無辦此之勢請千之舉誠出於悶迫無計而不得已也爭 中朝事體

寬大不如小邦之屑屑爭細節臣竊恐此一擧被
嗤於 中朝而終不成也官兵每一名一朔折直
一兩五錢盐菜九錢以此統筭則千兵一年折直
盐菜銀廿有二萬六千有奇前日李提督闕送定
式過半張虛數而謾我其謾我者亦必冷笑李國
請千之擧而欲試之耳倭賊之退非以戰勊乃賣
和使退而適中其欲撤之機倭之累遣使而戢其
鋒者唯望此事有終竟耳今者無他計而卒撤
戍兵彼鎮撫之意亦必知戍兵朝撤而倭舡夕渡

海則事變又發而曩之所固諱者盡露矣欲許其
縻心必功矣特以　中朝論議方峻本國拒義斥
絶故不能强焉今當急搆一洛先請于撫鎭小邦
若無天兵朝夕不保且賊累遣使乞和而窺伺天
兵進退天兵一撤而賊又托往年行間之辭來肆
哄賚則八年結局將變於此機諸大人善後之功
幾墮地矣官兵累年海汛暴露耐苦復請留戍實
功不寧然其捐身應募而願樹功於異域者豈無
人乎今就水兵內抽頭留者二千留釜山陸兵內

抽領留者一千統留海岸一面協練下三道水兵一面作聲勢以示馬島往来之倭將計就計以申其意而或責刷還被擄人以效其誠或嚴其約條鉤致情形則倭奴結聽命而可冀數十年無事小邦因以息肩生聚則後舉庶可望也倘不有天兵為援則不日潰裂而處後之無其所矣小邦方具奏朝廷申請三千兵深慮一撤難及願小遲行期若其餉銀則不得不并仰 天朝之惠李直及鹽菜半項小邦當竭力周給乞以此轉達以完大局

不至貽悔云而極其懇涸則撫鎮必然之陳其窮
蹙悶切之意則厭苦而欲速撤之語不攻而自破
矣且此奏至迫而使行甚遲依前崔天健行例討
得撥馬五六疋賫持經理次牌前去則數十日可
達若不別據處之銷得虛議嗟何及矣且馬島之
於我譬如切近鄰比之家豈有永絶不通之理乎
調信乃薺浦倭奴之産兒狡而有計實行長義智
之謀主也故臣常以為日本可絶而馬島不可絶
昔倭之在釜營而沈遊擊遣沈懋時商和事於我

也賊方擣我境而我無重兵在其後乃欲以三寸
舌苟且彌縫其策踈矣臣累折其議大被詬辱此
時則與前異難以一槩論矣不及此會善為之圖
因仍諱過為彼為我則後悔大矣但今之留兵奏
內如及此事則又有一慮焉 天朝論議方為二
岐其間或惹起他議互有異同則請留之事恐未
即決今姑專為留兵陳奏而許縻之事則先咨於
撫鎮衙門隨後聞奏似為宜當臣本迂賤無所知
聽目見安危所關區區不敢隱嘿乞下廟堂更議

施行臣無任惶恐憂悶之至取 進止

乞遞領議政劄 壬寅十一月

伏以臣有狗馬之疾甚痼而緊乞告退伏踰一月矣伏蒙 聖恩許遞兼帶體察之任再 諭以安心調理臣誠惶懼感激欲黽勉扶曳以謝 恩命而所患諸症積傷乃發痰氣凝結成塊有同蘊蓄多般用藥猶未消減今又流轉臍腹下煩脹不堪少進食飲關鬲不利寧多嘔吐便旋觸寒輒患拘急必處煖熨冷汗頻瀉肢體小舒得如平人若遇

冷氣厥遍身湊理脂膜內覺有寒膠急疑之狀而
肩背腦脇疙為引痛人皆知臣病狀但謂臣年齡
不甚衰邁為可耐病耳以如此之症當寒冱之時
久帶職名廢事自養煎憂抱悶坐俟　嚴譴不意
又蒙遣吏官敦諭戟灼隕越不知所出伏念人臣
筋力有不逮於就列則不免請告者勢固然矣第
近年以来朝無紀綱人循自便居官以避事闒度
自為得計引告則就舍擇便唯在任意加以進退
出入或有不省己而循外之弊故章交政院亦必

皆是實病盖 朝廷不嚴公議喪廢致至此耳臣
每接朝報不勝寒心今乃以無狀冒居班首豈甘
恝於國事反欲自適而效此習乎犹然而在告累
旬事與心乖瘝曠百責俱萃之地益滋庶官怠慢
之風則臣之帶職調病於是有大咎矣在職愈久
咎愈積仰屋痛吁私切惕息心焉得安病焉得調
往在己亥年臣曾患此病用藥四五朔始得差復
其時累蒙 譴命終不得趋出迄猶竦然茲者病
之重發甚於往年雖欲奔趋力實不能假令勉起

拜命而竟不得供任一出還龜蟄則尚安心首揆之望每為臣養病之所乎臣之情事實為悶蹙狼狽臣受 恩深厚效死自誓避事巧免臣之素恥今之為此辭催以病根深重三冬治療然後庶及他日驅策之地此所仰首呼籲而終冀其曲體者也臣俟病稍歇今日明日延時歷旬病猶無減罪益難逭伏願 聖慈憐察微臣情悶亟遞本職以全國事以警怠官以延微喘公私至幸臣無任惶悶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荅曰省劄充增欿然今國事莫能收拾危如春雪此正大臣鞠躬盡瘁之時豈引疾求退之日乎卿宏材碩德方切倚毗以安社稷攘夷狄盡忠國家爲意無妄之疾自當有喜即爲調理出仕是予至願

辭錄勳劄

伏以臣疾病連綿情私切迫二者俱難據本職而辭不獲命扶曳就列會數日以來重經霍亂眩憊萎薾未遑以私事陳懇不意今者伏蒙 命召會

勸諸勲臣於此常有所大不安者敢瀆　聰聽伏
願　聖慈兼察焉凡錄勳之擧至重至嚴記功鍾
鼎盟諸帶礪豈可苟爲哉驅退寇賊恢復疆土都
在天兵之力眞所以得此於　天朝者無非　聖
明數十年事大之誠有以上格皇天耳本國群臣
倉黃之時賠憂君父借力　天朝無一自爲出力
以伸主辱而洒國恥有何功績可以當此擧哉河
朔討賊之將只被進爵奉天扈駕之臣亦闌錄勳
而無功受報今乃如此獨以羈的之勞而登名于

勳府從 聖恩優於衍下諸人自顧其得安享臣之情事則視諸人尤歟爲今之磨勘此勳者以啓下單子爲準而臣名不在於此焉以自京至義州扈從爲限而臣爲諭賊而出追到平壤則不及於是限焉以請兵爲護則臣異於赴京之人以從征論則臣異於征倭之將前後左右無一可録而往年李恒福錯有陳啓其後又有希功之徒妄相唱說以爲大兵之出實由於其之首請至擧 皇勅傳示於人臣不勝瞿然恧然其時告急 天朝

者先後甚多臣之一爲奔告尚何論哉况今因公出使而追到於平壤者盡不見錄而臣獨與焉雖無廉恥寧能晏然而已乎臣身抱嫌如此故議擬之際亦難有所可否亦其情勢然也伏乞 聖慈特賜體諒 命鐫從日元勳 啓辭減去臣姓名於議勳之列以安愚分不勝至幸取 進止

荅曰議則至矣然錄勳大事不可曰辭進退宜勿辭

乞遞領議政劄 甲辰 一

伏以臣情痛靡逮之身病轉加退伏私室悶蹙罔措

具章乞休未蒙 俞允自承 命調理之後感激惶悚擬待症勢小歇黽勉趍詣以謝至恩悲痛內鑠風寒外積今日明日病又添劇欲扶曳出戶而勢有未能欲引告調攝則義所不安憂煎狼狽無地自處豈敢瀝血再辭以冀 聖慈憐察焉臣素以庸陋受 恩大隆無所裨益過叨名器毋病于中路身縻職事不早歸將終失面訣喪纔過成服奪情命下卒哭未幾乃從墨衰每當霜露之變愴焉怵焉旡切疚懷自視為天地間罪人加以處事

不審而貽遷曆之憂其擾動體皃於十年之餘而
攀攬再號臣何以為懷哉驚悸摧隕有同喪性今
過旬日尚爾夜不安寢食不知味如狂如醉委頓
床席且臣舊患痰痛人所共虞而動心遑遑達夜
敦掌因致右臂屈伸處全然不仁胸脇之間有物
拘引痛作不堪蓋積傷既深難望易瘳事勢如此
而晏然仍帶重職種種罪戾豈能盡達突變甚慘
而未即乞免機務可慮而久廢叅聞　上候有慈
而尙稽造朝　召命再及而不得趍赴戰慄流涕

不知死所伏願 天地父母曲加體諒亟遞臣本職以便公務以全微喘至願至幸臣無任惶悶切迫之至取 進止

第二劄

伏以臣負罪抱病悶蹙罔度再違危悃伏蒙 溫諭感泣惶懼益難自措趍待少痊扶曳出謝顧臣病勢轉加無減頃又連日吐血無算眩暈委憊精神筋骸弛不收拾恍恍如夢中之人臂脇酸痛處彌留添劇至於臥起之間拘引作梗飲食之際匙

筋倩人臣此病則已始於去冬服藥未幾就喪號
痛焦心廢食觸冒霜雪仍致傷損內積患症日發
上氣益多眞元全耗欲治痰痛則鬱熱尤盛必感
爽冷則所患輒增此醫之審臣病者無不爲臣憂
矣目今　聖候未寧群下之情不勝悶慮春汛已
迫邊防策應事機甚急臣之無狀職忝首揆久伏
床席罪無逃死豈得一刻自安於心哉大槩人之
所以酬酢萬變者猶在心之主宰而臣心氣重傷
如狂如醉人事昏昏前應後失雖欲出謀發慮有

所籌策而其勢難矣況臣病勢漸痼筋力所及亦難奔走就列如上所陳區區犬馬之情徒切隕淚而已伏望 聖慈俯加 憐察亟遞臣本職曲全終始以便公私臣無任惶感悶迫之至取 進止

請遞領相汰勳籍劄

伏以錄勳一事磨勘失宜輿議重激固其所也臣於此時居大臣之首而忝應削之勳抱嬿誤事不一而足使國家重大之擧有欠於公議經歷年歲勘定無期臣之罪誠大矣今此臺諫所 啓孰有

不以為公議者哉但聞其中論介或過夲情而瞻
聽所及大有未安者不得不陳達事實非敢為與
公論爭辨也扈從之勳往年幾盡議勘而猶未及
於征倭之類及臣冒此任之後竊見以扈從為論
而非終始扈從者既錄於辛丑已勘之列則歧以
為兩勳其數濫矣且無非宣力於倉卒者約以
一之為便曾於筵中妄達所懷而都監稟議定號
時擬議於此功者俱以為翊運之論甚重下人及
一時效勞者并雖參矣或不無私議及屢經稟定之

見録太夥則外人反以為翊運無定名故濫録多
焉臣之當初妄　啓終乃與李意相背且臣坐嫌
中不能議勘無欠則得罪於人議者固已多矣去
年秋因臺諫　啓辭有削去王子之教屢禀始定
衆議又以為申點為請天兵李元翼多宣力於順
安今因傳教而與人等盡削則甚乎於國家記勲
之意與言誠是矣但語及請兵宣力則臣自嫌不
暇而群議欲随後禀定會　上候未寧蹉過數月
繼以臣移厝毋墳奔走于外其遷退之久者亦由

臣而致然令外人或言合勳痡而遷退者乃大臣
自為之地云臣之情事前後四劄盡矣固不敢更
為煩瀆旁被斥如此其敢曰我不疚矣而晏然於
重任乎至於假托上命箝制人口乃無狀權奸之
態若此為罪則恐罪不稱情也君上有失擧而臺
諫論之寧相誤國事而臺諫斥之固其職耳大槩
臺諫有臺諫風采大臣有大臣體面無功有濫錄
者指名而論之可也大臣有所失誤則亦據實而
劾之可也今因公事間曚朧重斥無所不至為大

臣若其可以自安乎臣自經變喪病不離身痰眩臂痛乞為緊重證伏床席昏憊爲度當此國事危急之時勢難仍忝本職重貽癏曠之罪伏乞 聖慈曲加 矜憐亟賜遞免一從公論請汰勳籍以便公私臣無任惶恐踧恧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宏度偉量推許公論之本意今玆錄勳不幸紛紛然其磨勘非卿一人之所自爲則於卿固無所損但臺諫者人主之耳目而紀綱之所在也夫人之精神畢聚於耳目而紀綱者一

身之血脈也有志於養生者於此焉苟不善養則必有痿厥之病或致中風之候甚可慮也臺諫其職以言責爲任其氣矯激爲體故其言常失於過中況我國氣習與中國不侔其間失中之言難與一一相較然人主無許優容者誠非偶然也諍臣而有敢言之風則主人有畏憚之心倘有權奸足以遏折奸萌措國家於一言之頃豈不重哉彼臺諫者前後論執必欲盡削其有功應録之人予固惡其過論雖然因念若使權奸磨勵此勳其誑音狂

而出頭爭之尹元衡論功時寧有此論乎此無非
卿厚德宏量有以致之其曰假托箝制者此乃偶
然之語勢豈敢朦朧重亦乎有韓琦然後來跋扈
之亦後世未聞以韓琦為跋扈其言適足以表韓
琦之忠策勳大事大臣豈可輕汰有同兒戲乎卿
之心事予悉知之元首股肱相須為體喜見卿奬
進臺諫故予亦吐出肝膈卿宜安心勿辭

濮陰先生文稿卷之三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四

疏箚

因 求言陳弊箚 甲辰

伏以臣頃在變喪聞白虹貫日之變乃作於三元之辰聽聆駭惔繼而伏聞自 上特命在朝正二品以上各書 啓所懷其 遇變省懼延訪群策以圖消弛者 意甚盛也顧臣無狀當此艱危叨冒匪據目見虞機萬端災異層出不能發一謀獻一策以裨 聖上側身應天之實若偕舉故事斥

免曠職以荅 天戒則臣固爲其首矣仰陳所懷將焉用哉兼又 聖候未寧久廢 御朝犬馬之情大爲憂戀未遑毛擧細事煩瀆 聰聽今始畧撮愚悃以備 聖明裁擇焉竊伏惟念人之一身氣之所保者神與精而百病皆屬於心理之固有者仁與義而七情皆蕩于心心一太極也血氣與仁義一陰陽也四時萬物俱備於我叅爲三才與天地並立大小雖殊一氣無間況首出庶物 體元建極 言動與作皆相應則 攝養之道誠不可一不

愼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而諸血屬焉肺者傳
相之官治節出而諸氣屬焉水火相濟然後經脉
不差而得天行之度仁爲春生義爲秋殺喜怒哀樂
必致其中和然後配乎天地而建位育之功其要
不過以理養其氣善養而無害而已衛生養性其
法豈異哉故君子動息節宣操存省察內外交養
無一撓損程伊川以筋骨無病爲學問之得力朱
子以存心養性爲治病之要務此可驗矣古人云
上醫療心庸醫療疾欲治其疾先平其心蓋心者

活物欝則生病所大患者念慮也惡念易省浮念難治夫以司馬光之誠意而患思慮紛亂達朝不寐況於 萬機之煩 燕閑之中其保養之方豈與在下者比哉今 玉候在調攝之中已累月矣醫局朝夕投藥竊恐藥過於末疾而損真氣也伏願 顧神省慮 涵蓄養靜 勿急於速効 勿忽於少愈恒念古人存心療病之方時 引老醫與儒士講究至論宣暢堙欝亦一助也且快口之物好而 戒其必傷利病之說苦而求其必益使神氣

長駐風邪自退以為 宗社億萬歲之慶此中外
之至望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
泰之所以為治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
交而天下無邦此否之所以為亂也君心不下達
民情不上通則有邦而與無邦同其不為可畏耶
自近年以來下情不通稍涉觸忤至曾忌諱在廷
雖或有言議者莫敢發喙此上 聞此皆由異阻之
致天下之忠心者入於言路而相賊彼小人之欲害
人國家者因而伺間抵隙無不為矣往者有臺官

峻辭斥論　王于及　殿敎一下倡論者自謂得
免同參若反罪　譴責一至今聞全有改從招亮之諫
之議臣旁補言官處置蘇友又念　王言一布遠
邇俱駭曾於登　對之時敷　達愚悃之所未安
者繼論臺諫亦當愼擇　言雖委悉慮固有在其後
又聞外間人因當初　傳敎有盡去君之子之辭
漸相疑惑沮喪私切　議莫敢出一言亦不過一
鄙夫之失而其害展　馴深痼無非上下疑阻之故
也此雖己事所關非細倘有甚於此者而積疑益

深則寧不為 國家之大患耶頃又曰柳船獄事
聖教極嚴擧朝震駭柳船之事臣誠不敢論彼邊
良傑則事體異於柳船矣良傑有何利於己而敢
生謀害之心哉良傑若死則小民愚迷乃謂老將
因捕賊而被禍群盜增氣傷損甚大國人擧切嗟
痛大臣與言責之官無一以 國體登聞者此皆
積疑慮之漸也子之於父母內懷未安而語口不
以告則豈不乖於愛親之道乎臣竊傷之他人不
敢言而臣又結舌則是擧朝負 聖明也將擬目

死陳 達而獄事未竟不能無俗嫵趦趄姑止會
聖度天大特 賜寬貸若非出於 恩命則殺斃
獄中而無敢言者矣此猶不言豈有大於此者又
肯隨事獻替而發口論乎凡有可言關國家大體
者大臣曰勢難不敢言臺諫曰勢難不敢言諸
宰相曰此事若論之必激 天怒各忘其所職而
但占便利則士大夫之憂 君父不亦尊乎都士
大夫處民之所則傚也既居高位則不可與細民
爭利公儀子為魯相拔園葵斷婦織恥與賤人爭

利其自囑者重矣近聞自宰相至於名士大夫或
憑公營私防納請賂恬不爲戒何以責 王子宮
奴之作奬乎彼宮奴之恣橫又豈 王子之所盡
知乎然貽累於 王子歸怨於朝廷者皆此輩之
所爲也無賴頑惡騙賣於外以售奸術寄令怵怯
而莫之禁小民怨詈而無所告若有愛 王子而
爲之地者須拔出此輩痛示懲戒使百姓曉然知
其罪盡覈以 王子所爲可也乞 下法司及各
道觀察使遇有託稱宮奴專利殺越者輒監禁以

聞不則與匿奸同罪則一番 命令民聽聳動
奸騙屏戢矣 王子猶不能盡知其狀況於 九
重之邃何以得聞知乎事勢如此而小民乃怨
朝廷臣窃痛之雖然此特其細事耳言路杜塞下
情不通乃是病根而致此者無他唯以上下隔絶
故也上下隔絶故情意不孚情意不孚故疑慮交
積 堂陛之間日以千里大小之官緘口相戒上
年災異累發 下教求言而三司終歲無一言今
年草草應具而止三司者 朝廷公論之所在也

豈以此時無可言而然也其亦難於為言耳嗚呼良可寒心矣夫以舜之盛而臯陶以逸慾戒武王之聖而召公以累德戒衛武公行年九十百官與士各盡其規敬矧茲屯難經營之時群下以言為戒而欲免危亡不亦難乎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然後榮衛充實耳目手足運用便利諸病不作若血脉不通耳目不聰明手足不仁則其得為完人乎唯其血脉不通為今之痼病故萬般作為無一誠實 朝廷之上都是文具百官無察職之意庶民

有侵上之漸奄奄如將頹之屋群僚玄亂失任而
莫爲之下手善避形迹巧於揣摩者偷便利已自
爲長慮伏節死義當求於敢諫之列臧君亡國皆
由於患失之心 聖明之世 朝廷士氣若是其
偷薄脫有危急未知稅駕何地如欲改圖唯在
君上一轉移之機耳樂聞之下直言畢奏公論在
朝紀綱自振伏願 聖明惕念時勢 華簡同之
弊 恢廓受之量 號令施措之間常以國人之
心爲心則情意無不通 聰明無不及嘉言罔伏衆

志競勸而百事由我之所欲為矣抑世道日頹
國事日非者皆是士大夫之罪而偏私為害政之
本公則一體怨大和私則萬殊骨肉乖戾自朝紳
携貳之後百病皆由此而發爲所急官爵不顧義
理所爭同異不恤是非排擊相勝勇如賁育搶便
察職惴惴病惆以至於近日而名器之辱極矣既
無法守以利濟私利之所在徇身不恥自保者以
攀附為得計避事者以引告為常道遂使 至尊
獨憂 廟社 乾剛高運眇視朝列乃以國事諉

之無奈何之地臣每念及此不覺流涕進賢退邪士之常談但權度少差則辨別或偏君子小人既無標識何以能辨任直以行者言多不甘伺意要寵者自計極密不察其心但觀其迹則用舍不倒置者鮮矣夫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深察其意之所從心之所存而參驗于行事則忠邪雖雜然吾前而情僞豈終掩哉仲虺告湯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言中者民性之本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也箕

子告武王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唯
皇作極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
庶民與有位之人無邪黨私比者惟君爲之極而
使有所取正耳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也偏
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也上之人立極布令則
下之人不敢徇其己私棄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
廣大公平之域豈不休哉然則其痛革積弊丕變
時習亦有道矣措之於易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以

同人同人者乃天下大同之道也不以私暱而取予遠外則大公至明爲能通天下之志物情之離合事理之同異深燭明辨處得其方何險之不可濟矣前此臣每謂必破朝臣偏黨之病然後白事可爲者區區誠出愚妄而其意則切矣伏願 聖明以中極之標準 立乎上以同人之明健 御乎下 陶甄一世 延攬衆材隨器任用各盡才智 勿衒於虛僞 勿間於毀譽則官多竭節而高能輩出士礪淸論而偏黨永祛自 朝廷以至

於四方無一不正民心服而天意順又何盜賊災
異之足憂乎方今人皆以備軍實禦外賊為急而
臣獨先及於此者特以根本在 朝廷朝廷既正
用舍得人下情畢達民怨銷息然後凡百施措可以
議矣李綱當胡虜充斥之日乃以正朝廷為先務
朝廷不正而能禦外侮者自古未之有也二 君道
之大無過育材自經胡亂朝無完人譬如材木必
培養然後棟樑榱桷各得其用而室屋成焉今不
務培養而事摧壞則匠之所資其與有幾一世人

材僅足為一世之需而亦分豈衆盡入於指目歟
收用別人而別人又皆收取之餘未必勝於舊矣
朝論翻覆往年尤甚紛挐橫議力戰 君父一番
變動所傷漸多鬪罵之言豈出於公前後被痼固
非一人其間不無是非輕重之可議第撥局已錯
雖有其失豈可偏責乎天道累變人情久鬱倘蒙
滌瑕蕩垢以備驅策則報効必加勉於人矣比見
銓曹當郡附一案議擬艱之收才罪籍古有其事倘
謂臣之此言唯為公而發則 特命詢之他大臣

酌量收用庶合於宥過器使之道也且人有積冤感傷和氣一孝婦之死能致三年之旱而況於冤死之非一乎己丑逆變出於搢紳奸人樂禍臨穽求逞如金憑之無妄亦為白惟咸搆死以此推之乘時憑藉擠陷濫刑之狀他可見矣其與宄賊相親通問而並羅慘禍者亦多有之夫毫髮參謀則誅九族而猶輕情犯可恕則陷一死而亦冤其身雖已死而其冤亦可議也崔永慶兄弟既為快蒙昭雪而一時冤死者獨不霑 雨露之澤其亦号之

以傷和氣召天灾矣當日之事在朝多欲言者只
以事涉重大莫敢先發 特命有司通查其時寃
死之人詢諸廷議參酌伸理以施 恩澤實 聖
代之美事也目今民怨方極邊釁可虞變通之方
防備之策其可言者固多矣而臣病昏識迈難以
率爾盡 達且不敢舍其重且大者而先及於
事為之末謹以 護攝聖躬 開通下情惓
惓於 聖明言雖朴野悉出心肝如蒙 採
擇則臣死而無所憾矣臣不勝惶恐激切之至取

進止

陳情新政劄 戊申

伏以臣本庸陋蒙被 先王渥恩二十有九年生成之恩報答無路誓以一死徇 國家之急此臣之素所蓄積也 弓劍忽遺攀號罔極而 殿下以重離繼照 御極當天萬物咸新於若更生臣之戇愚思欲以未及報於 先王者移効於 殿下以畢其送往事居之至悃豈有量哉茹哀銜感夙夜耿耿適因狗馬疾急委頓不起廢仕移告只

後　嚴譴乃蒙　天地至仁　曲加矜念既降
溫諭繼以醫藥感激惶恐涕淚自零前臣所患甚
於積傷寒熱交戰逐日無減大獄方殷又聞叅鞫
焉鬱私室無所進退坐見二十二日下政院之
教心魂駭喪隕越罔措即欲扶曳俟罪瘧痛方苦
震慴沉眩益以靡定跼匐而作既失趨謝有懷含
默又乖無隱則從前願忠之志進退無所據矣茲
敢力疾割肝以　達其一二伏願　聖明垂察焉
前在　大行大王未避之時臣等承　命入　御

寢伏見正終受遺之義嚴截明白欽服而退在外
逮聞茲有過慮之說竊自訝爲及亭 扈衛以不
撤而外間頗疑臨海臣私謂臨海之愚悖國人所
知依順和君已例安置于外而武士交結 王子者
顯有大明律宮奴爲民害者誅戮無惜先事善處
啓撤兵備何不可之有去月十四日入賓廳與領
議政李元翼等座間語及此事已而三司密 啓
命下賓廳臣意逆獄必須提驗蹤迹以告者辭語
反覆鉤詰然後罪人易服而獄體成爲今三司爲

告首而所論以文詳審只以陰蓄異志四字請拿
推武將則其蹤闊左甚矣數日又以掇拾流聞措
語過重為避則是並以此四字為虛套也改捧
停音仍存此四字而添入他語則是引避在予過
輕非在予過重也其前後還就輕重無所據如此以之
斷大獄不亦踈乎夫肆狂縱悖亂招無賴宗室武
士而作射契聚頑悍奴白徒而為私養多集
銃劍弓矢攘奪奴僕貨利恣行不義而歛怨於
國家共為畫遮主而抱不測之說則至上年十月

而極矣苟有聞者孰不諫然但當 聖上嗣服之
初干係至親之變有難處而今乃蔑矣數三臺
官遂一兩爲辭前後顚倒蓋急於防患而未暇念於
處置也鞫訊有禮處變有道惜乎驟不及古全入並事
既設論訓之後常刑難以親訟之況其類之說史
者得請設施元不可以續舊非一之平日爲言者苟
馬阮當也貝物何納也射獵遊燕也以 三子之尊
有要甚此而請一見則宗室武弁無知無識者詐
不以一見辛而爲榮幸而樂趣哉若此之人則未

必盡爲密知送燕而辭語一遠殺無以塞充衛觀
之從殺懼逭是京外武士人不自保亦可慮也且
各道投託宮奴者以兵類極多今盡破家亡命倚託
聚山谷則其患非細害民之甚者題告嚕捕接法
訊誅以快民心其餘罪不至死者掛榜諭集毋令
久淹可也當此蕭笙歲長之節廷鞫久設號哭載
路人心欲追除端緒已出承服應斷罪者外一不緊
被逮者速 命議處則擧國咸拚祝於 聖德矣
伏聞瑋之赴配所也自 上遣中使慰問逮至喬

桐連賜饋遣逮自絕于 殿下而 殿下益敦天
倫之愛凡在聽聞莫不感泣往年柳朔三省之獄
外庭有未安之議諸臣狼顧莫敢開口臣竊自憂
懣以爲事有大於此者將靡然從之一言耶乃敢冒
進妄言幾死於律之下臣於彼時但念擧朝受薄
於 君父耳今外間多以此獄逗遛漸濫爲慮而
無一人盡言臣竊惑焉抑又推念妖邪鬼物跳踉
昏夜大陽中天盡爲屛戢雖有乘隙而作陰諜者
今則破膽劫死之不暇有何可慮乎周成王之袞召

集諸侯兵罰甚嚴此蓋召公畢公懲三叔之變而
布置周密以夫鎮人心者歟以爲非農則又以召
疑矣　行宮邑衛經月備設非徒觀瞻赤子貧寒
軍卒罷飯以直亦首怨咨嗟色有民怨則其損於
新政者大矣　諒賜米布以慰其勞斷違罷撤以
安衆心凡人疑則懼心萌懼心生則防息之計勝
輾轉差誤小人乘間則末流之禍終至滔天深可
懼也頃日天乃雨土雨草賣雨雹又出流星白氣
之變上賓仁愛所以警告　殿下者至深切矣魏

相明堂奏有曰春興兌治則饑夏興坎治則雹禮
記月令篇亦有行令下時之失伏願 聖明深省
焉臣伏見周頌成王免喪朝廟作閔予小子之詩
其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念玆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
止繼序思不忘成王旣畢廵訪群臣作訪落之詩
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思慕

武王以圖繼述此二詩懇功反覆其意無窮深味其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之句則成王之敬無一刻懈怠故能繼武王永世之孝事先則此敬著於陟降之時事天則此敬存於對越之際敬之一篇又述群臣之戒而深發其意內而力學於己外而求助於臣以盡其敬想其喪畢而敬如此則當喪而盡誠孝者必至矣聖人謂居喪敬為上哀次之癠為下況帝王之孝異於匹夫疏水哭泣小禮細節非所論也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

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民此人主之孝也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兼爲大和養育群生此人主之孝也承祖宗之業崇敬畏之戒惕厲終始不敢怠忽此人主之孝也斷一樹以時殺一獸以時推不忍之心而施之親親仁民愛物之間此人主之孝也敬則必孝孝則必仁以至一家興仁一國興仁皆此孝之効也大喪未經卒哭則群下所當議者唯喪禮而已山陵而已保護 聖躬而已矧在於二十七日之

前事 殯寢未冷 哀疚方劇彈論政事逐日頻
繁臣竊傷之而況 聖明於經年嘗藥之餘哀毁
太過 玉體清羸調攝方急假有罷閑 國家着
參酌公議一時差等論 啓可也今日論一人明
日論一人又明日論一人 啓章上疏紛沓於政
院連牆 睿覽恐致心慮不寧臣竊慂之進言亦
有所宜如先朝之失政盡諫於 大行大王之時
則為可矣到今言之是不忠也謀危請討發語於
鄭仁弘遠竄之日則為可矣到今言之是希望也

處事幽闇自附効忠則是利身而賊君也請罪權
臣出於相識則是前附而後賣也凡士之患得患
失者唯以好官爵為念惜學蔑識者唯以隨時論
為是不計事體不顧廉恥不擇是非權勢所在褰
裳爭赴搏擊將作攘臂為功　朝廷之累因此多
矣深恐日後又以殺戮導　殿下者伏願　聖明
深省焉為治之具莫先用人拭目更化所係為大
頃者　下教銓曹勿論彼此唯賢才是用士無不
鼓舞而願立於朝矣第數年以來時事日非逢迎

揣摩之習趨附攀結之態積痼難醫倘非 乾剛夬斷痛革前弊則情僞易眩偏黨難祛挈矩而得其平豈不難哉且樸直盡忠者其言易厭便佞多才者其言易合用舍倒置例由於此必須世之人主明觀公聽使輿論無壅端本清源使邪徑不開天君湛然鑑明水止臨下觸物不爽毫髮然後擇言於逆心遜志之間求諸道而逆者是忠也進之親之求諸非道而遜者是佞也斥之遠之正大光明者是君子也引而用之回互隱伏者是小人也察

而退之好惡定於上而趨向變於下則正直登庸
諂諛遠屛朝著肅淸嘉言罔攸伏矣虞舜明目達
聰九官相讓周文灼知克見庶常吉士伏願 聖
明深留爲古之帝王教養世子傅輔之德義師教
之道訓保保其身體教喻其德而仁孝禮義之道
得矣安護其身而容貌詞氣之養正矣於是又選
端士正人博聞有道術者使與世子居處出入日
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其從容導迪浸漬涵
暢變化氣質養成德性蓋如此故教得而左右正

則國本正國本正而治平之基業著矣三代教喻
之方卓乎不可尚已粤自我朝 仁廟為東宮
中廟特選李彥迪等以為輔導之任講論啓沃至
今以為美談此 殿下家法之所宜監者也曩者
聖教特下首擢林下之士繼拔李基卨破格除拜
臺官噫 殿下此心足以為三代之治矣推此心
而得人以任之何事不可濟哉天眷東方億萬年
之洪業 東宮生有異質玉度金相岐嶷夙成自
受冊以來中外延頸歸心懽傳遠邇翕然嚮服太

平之祥已兆於此此實 宗社無疆之福此實臣
民難遇之慶 殿下有此附托顧何憂哉第春秋
方弱輔導為急習慣以成宜擇所與若太公望之
不與鮑魚惡養以非禮疏齋之節外家益護不以
私示天下皆可為承法者也臣每念 聖上在儲
宮春坊僚屬銓旨全不愼擇廉恥冗雜款引進於
三司者輒先試之此以為通華貴之路翊衛之官
亦不問人物但觀私暱以為宴飮子弟發軔之地
臣竊痛焉今小陽重明中外係望唯應輔導之官

未盡其所識自今官僚除拜宜勿循流例妙簡一
時知學有行義之人久任輔導若 祖宗朝故事
至於翊衛之官遴選自守著名者使之奉引左右
濟濟可觀則日與親近補益多矣今日 國事無
大於此伏願 聖明深念爲人主一身國家之本
而即位臨政又人主之始也其致謹於正始者寧
可忽乎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人君爲朝廷之標準而心又爲酬酢萬事之樞紐

心得其養誠存而妄可去矣心安其止靜定而動
能應矣察一念於善惡之幾戒一事於喜怒之節
清明在躬權度合理以為建中立極之本非 殿
下正始之急務乎易家人之初九閑有家悔亡上
九有孚威如終吉初九於治家之始能以法度防
閑是以悔亡上九居至尊之位內盡至誠而有自
律之嚴乃獲終吉治國在於正家正家在於反身
儀于閨梱以基治化使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內外
肅然請謁杜絕以為刑家御邦之本非 殿下正

始之急務乎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程傳以爲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所害大矣西山眞德秀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仰惟 聖明力抱至痛皇皇莫及所歆孝而盡子職者唯 慈殿耳至誠將奉先意承顏怡怡愉愉終始無間以爲敎民興孝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管蔡以殷叛周公奉行天討閔其失道而作常棣之詩愴然閔惻之情溫然篤敘之意溢於言外 聖上之經變

叢倫唯在友于諸 王子頫 賜教諭不遂於非義益篤 恩愛無替於懿親使宮掖之間和氣休洽以爲産祥降祉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

召公告成王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天命至嚴而常顯民情至微而可畏萬事之得或以一擧之失而召災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能保小民乃能保天命矣目今民散久矣民怨極矣南倭有難處之機北鄙有自亡之勢憂虞之象已迫於朝夕矣此時收拾民

心最爲急焉陰陽少愆常念民事之亟矣教令一下唯恐實惠之未霑寅畏同閒好惡與同以爲保民祈命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子游宰武城以非公事不至其室而取澹臺滅明司馬光除諫官亦取不通書問之人彼以一宰一官取人猶若是人主之擇人尤當謹於此也勿用卑諂之人全取方正之士使名器漸重朝廷自尊以爲觀聽取舍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漢時竇廣國賴絳灌擇師傅之力稱爲退讓君子樊宏陰興俱

以榮勢盈滿為戒淸靜謙約宗族奉其化兩漢之
世后戚之家盡罹禍敗獨此數人者以忠謹自持
全其寵祿慶流苗裔名顯史策眞可謂後世法矣
上念漢文之不私下追郭劉之密讓保其福祐以
為淸朝羨化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高
宗以納誨輔德命傅說而傅說以從諫克聖復于
主人君有從諫之實則下人不命亦諫譬如江海
能容何憂百川之不歸朝哉君子觀山澤通氣之
象虛以受人虛者無我之謂也擇合而受之非虛

也隨量而容之非虛也法語之言從而改之巽與
之言貌而繹之舍己從人虛心好問以為檢身制
事之本非 殿下正始之急務乎太甲曰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又曰愼終于始新服景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事在謹初曷不易爲前月伏見
聖教深自抑損藹然有求助之至意捧讀以來赤
心銘服欲以芹曝之誠少酬其宿願而疾病乘之
精神昏憒期待堯舜言不盡懷唯幸 聖明財擇
爲臣無任惶懼激切取 進止

自明劄 戊午

伏以臣賦性戇愚所恃一區赤心唯在事 君無隱國

有制憲臺不能含默以負所職當 聖上新服之

日顧思之心尤激衆聞之為進言雖非無有虛聲之

補不料有所攙觸惹起紛擾今以 啓辭驗覈爲

本臺而今反因臣劄而齊爲臣之罪人矣劄中所

謂云仙聽之者語則臣猶見 先王之意總過嚴服提

起 先朝時事而遽疏劄者論於政院臣竊傷

之法以爲晩劄借口而發出知意誅乃錯看而紛遝

先臣方以措辭上下塋爲恨及見任充避辭繼見崔有源避辭非無之避乃斥臣之意辭語譸張令人驚惋不但一則判臣欺外意而爲詰一則與臣初宗嘗干涉者而爲行一則以臣爲不欲遠出臨海之焉而將之罪一例以臣爲之藉臨海之職而欲推諉於沒在之端注於是遂歸罪之所矣一舉而往二罪先功臣屬繼者皆由於適自北關來語及宮城嚴設警備行旅觀瞻中外疑慮 吾父又在兵衛中凡在臣子孰爲寒心大臣何遑能於眼食乎

來時見李元翼亦以是說話之臣答辨　朝廷宜
速處置但大臣須審處仍作數閑話而云一歇後李
家大臣見尹孝先則非臣之所知也三司啓　啓後
來曾又說吾意憂　君父之事而欲其速處故往
見之乃孝先矣豈知其一不關問於大臣而處之耶云
對曰其初往見孝先也孰使往焉孰使傳焉其辭語
異者何狀此則李貴尚在其口可掩乎遍國衛以
臣與議之分今年一遭未見臣於相話間語以近
日諸傳內武庫兵器被偸果否自明宮城邑衛久

護呂氏家起釁外間無不憂悶嗟歎而已其時
野人能不以此語稍及於臣之與國舅者止是國
舅之語也人與否則臣亦知也國舅作此其可謂
聖人之所欲爲而勢不能者必假手於人臣亦在
大臣之後矣豈先發此言獨　啓而可裕爲矣與
同列議之無所不可裕爲矣何必藉頼於言事之人
何從不議於同列而懇請前後不相聞之諫官又
何嘗以疑避國舅而與之議乎察之情理揆之事
勢以臣思之然乎其果不然乎唯其迂愚之過愛　君

又以德不量事勢欲罷　邑備官之群起以是爲念
故在賓廳而相語者數矣在私室而發談者亦屢
矣其有踈虞喜事者見臣之私憂而傳語數行則
又非臣之所知也有源謂三司之　啓由臣而促
假有人妄傳者小官輕劾亦不可因傳聞而輕發
況乎　聖上嗣服之初論慶至親之變此何等大
事只因傳聞而促發耶鞫獄有體處變有方曩臣
之劉謂依順和君已例安置臨海者只欲先機善
處以鎭起懼從容訊問其交結親信者鉤得情狀

則於事者實而人心亦定臣之為此言者乃據審
啓未發之前而言也及其既發則當按律論處故
臣劉亦云邦有常刑難以親私之某縱曳之徒得
情致辟尤不可少緩矣任兗不禁遏者其意至以為
横議之喝矣辭招驗慘膳寒體要二月十四日臣
在賓廳與李元翼等語臨海之事元翼招以臣劉
意為是語纔了而三司之審之啓已入焉其審
啓之意大臣皆未及聞知者且其 啓辭中鍵劍
畏入等事兇狀已著不忍見而亦未及聞者臣與

諸大臣誰不竦然錯愕乎其間曲折李元翼李恒
福等終始同席如承 下問其不吐其實乎臣之
在私室憂慮之言即賓廳相語之言也在賓廳相
語之言即劄中所論之言也終始論臨海者唯此
而已則有源指以爲變幻二語者誠莫曉其意也
所謂二語者何語反側者何事情狀敗露者誰情
狀耶夫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必有自欺必有一不能
慊於中者雖巧飾而內疚甚矣隱微幽闇十手所
指公論至嚴是非自判欲脫而豈能脫欲辨而豈

能辨欲爲推諉而豈可得乎顧己之心黍然自反
而縮則辱之難逸罪之難屈橫逆之來雖入地而
含笑而已矣竊意往年因獄事而欲殺臣者臨海也
怒獻議之異己而欲陷臣者柳永慶也臣而効秉
時者之爲則報私怨此其時矣只爲愚直愛　君
之深方以堯舜爲期待且論朝家事體妄及於獻
言之中以致臺閣紛亂醜詆橫加臣之芻言其有
毫分爲身謀者乎無病自灸臣之愚也誠甚矣柳
時事日非　朝廷日壞則他日　殿下必思臣之

妄言專由愚忠而發矣是非之公都在國言今臣之闒冗有若相辨者臣實羞之唯念臺諫有臺諫風采大臣有大臣體面前後被斥如此臣何敢更抗顏於大臣之列乎請 亟賜斥罷以重名器以安愚分臣不勝惶恐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於本月十四日自 闕下罷出下吏來報平陵君申景禧 上疏云云其夕及翌朝外間喧說景禧斥臣甚重臣未詳其由唯以忝名相臣重

被詆辱勢難抗顔蹙伏待 命眡者 嚴召還降
驚惶顛倒將束帶出門謗言盈耳冀僕爲指閱黙
還退再消日晷重念 上號討逆俱係莫急莫重
之事縱被誣効職名未適義難累日淹伏冒昧再
諳伏願 聖明矜閔裁處景禧之疏未入政院草
稿先播獨臣未及見耳流聞其疏言癸卯初冬申
礫與趙挺在慕華館相議是事來告於臣云頃者
趙挺拜右參賛翌日過臣家臣語及永慶擠斂
聖功右台稱未有聞則挺答稱吾與申礫一日在

慕華館見鋪馬馳過使人問之乃　奏請使先報
冊封未蒙　准許者也仍言此既不成則錄一勳
為意蘖遂歷言於相臣家求慶不肯其說乂播於
縉紳間云今如景禧疏陳日月則壬寅初冬發行
奏請使着年初冬始乃出送先報萬無是理此其
虛誕一也臣撿得家藏　啓劄日記癸卯十月元
無實聽議功之舉此其虛誕二也大凡勘勳極其
秘密只元勳及大臣參論餘外一切不得與聞于
時碟從六卿之列縱參議私第豈得參預公廳此

其虛誕三也臣兩年為相四違移病供職之日只五六箇月其間一則違遣 奏請使金信元之行二則請錄 聖勲累次 啓稟三則又違遣 奏請使李廷龜之行當此之際尹承勲為左相永慶為右相氣勢尚未盛每議無敢違越此則其時備局有司堂上孰不昭知永慶於臣違白上三款也無敢違異則癸卯秋間既啓請錄 聖勲之啓乃至初冬 貧臣大言理勢所無況勘勲在臣遞相之後彼時變遷則臣亦不知矣此必永慶到後來綴

遂尹承勳而居首相攀結 宮禁而張皃焰盛矣徒黨肆毒無忌然後或發悖言於私室而景禧指為癸卯初冬之事如錯引趙挺之日月則臣亦難保此其虛誣四也臣雖昏錯猶不至全然聵耗況李元翼以元勳終始同參苟有是語此非細故有耳皆駭豈盡無所聞乎此其虛誣五也癸卯初冬則備局之請錄 聖勳已過數月矣景禧似以其父璘始發論於無人議此之前者誠不滿一笑此其虛誣六也壬寅年間申璘為兵判頗毀棄見軍

國審議無不與同及其適兵判也礫亭合在靈梁
往來輒必歷訪語次每及　聖明中興功烈又言
永慶逆滯聚黨終必誤　國者非一非再礫撲實
之宰無乃不語此狀于其子故景禧不知其父每
與臣慣議此等事乃謂癸卯始爲辜議也耶此其
虛誕七也至於尹孝先論議之事則都是李貴所
爲非臣所知李貴尚在可覈問也鄭賊未輸情而
亡　命令此逆魁悉吐兇狀而就刑曩臣所議只
明此獄洞快勝已丑耳並被指摘吹毛期必陷臣

臣竊惟爲臣區區及此有同與辨不勝羞惡但臣
所忝乃具瞻之地被責於了無關知之事侵迫籍
蹋一至於此縱臣無恥名器日辱更何顏面充位
而押班乎懇乞　聖明俯察臣之孤蹤危悶狼狽
丞賜許遞罷以全事體寔是　天地父母曲全之
大慈臣無任彷徨懇祝之至取　進止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四